



|全|注|全|译|

神農本草經

张登本◎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中國水學史

——

|全|注|全|译|

神农本草经

主 编◎张登本

副主编◎汪 丹 朱钰叶 乔文彪 梅安存

编 者◎张登本 朱钰叶 汪 丹 梅安存

黄以蓉 杨胜权 乔文彪 李 鹏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注全译神农本草经 / 张登本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104-0700-0

I. 全… II. 张… III. ①神农本草经—注释②神农本草经—译文 IV.

R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422 号

全注全译神农本草经

主 编: 张登本

责任编辑: 韩 威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4.75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700-0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全注全译中医经典名著丛书

总 序

中医经典名著全注全译系列丛书主要选择了能体现中医学理论构架的理、法、方、药和临床应用范例的七本典籍。这七本主要典籍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和《温病条辨》。通过对这七本医学经典名著的全注全译,使这些奠定中医学基础的名著以通俗易懂的面目展现在热爱中医中药的广大民众面前而被认同。凡被民众认同的学科知识才能具有生存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也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和市场。如果把发生于古代的经典医著永远尘封在神秘面纱之下,永远是“阳春白雪”,只让少数人读懂,那么这样的经典也只能束之高阁,为了使其从真正意义上发扬光大,永远传扬,这便是我们勤勉译注这些经典名著的缘由和动因。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任务,三者缺一不可。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提升学科品质的必要方法;是丰富学科的科学内涵,强化学科生命力的核心;是学科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工作和根本任务;也是解决学科学术层面的理论问题以及技术层面应用问题的必须的手段。学科的科学研究的需要相应的人才来实现,所以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链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链环,是解决学科存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技术力量的贮备。无论是学科的学术理论或技术应用,都需要有相应的高素质、高水准的人才予以实施。可见,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以上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唯独学科的科学普及工作不被人们所重视。学科的科学普及之所以不被人们重视,究其原因恐怕是学科的科学研究的既可以争取到政府或研究主管部门的科研经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或者通过鉴定可以得到奖励,晋升职称也就有了资本,一言以蔽之曰“有名

有利，名利双收”。学科的人才培养虽然不如科学研究那样有功利的诱惑而显清贫，但为人之师，受人尊敬，是古今文化人自得其乐的事，在大学校园里当一名清贫教授也常常让人神往。唯有学科的科学普及常常被人误解。学科的科学普及之所以不被重视，一是从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专家、教授认为，他们是从事高深的学科研究和传道、授业、解惑的大事，而学科的科学普及是由那些学科知识肤浅的“科普工作者要干的事”，因此他们常常对此不屑一顾。这些专家、教授之所以对学科的科学普及工作有如此看法，这是缘于他们对科学普及工作的性质及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所致。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科学普及，担负该学科的科学研究和该学科人才培养的人员毕竟是少数，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专家和教授有权力和义务将他们所从事该学科的高深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和文字予以表达，然后将这些用通俗语言、文字表达的科学知识在民众之中推而广之，使广大民众对其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从而达到认同和肯定。任何一门科学知识，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肯定，只有深深地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心中，才会有无穷的生命力，也才会在民众的休养生息过程中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反之，不被广大民众认同和肯定的科学知识，是缺乏生命力的，也很难得到推广和发展。中医中药学科为什么会在经济相当发达的港、澳、台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而在地域辽阔、人品众多的北方却渐趋萎缩，个中原因之一恐怕是中医中药知识的科学普及工作不到位，中医中药知识未能深入民众之心的缘故。可见，只重视中医中药的科学研究而不关注中医中药的科学普及，必然带来“曲高和寡”之虞。

我们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团队数十年来，在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经典著作在人才培养中教学工作的同时，从来未忽视中医中药学科的科学普及工作，这是缘于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参加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在京举办的全国科学普及写作学习班所受教育、所受熏陶有关。通过为期 20 天的“科学普及”有关知识的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科学普及工作在提高民族科学素养中的重要作用，明白了科学普及工作是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也就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为何会由全国包括诸多两院院士在内的大腕专家撰写《十万个为什么》系列科普丛书的理由。我们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团队，几十年来先后编著出版的《中医常用名词术语解释》（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白话黄帝内经通解》（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公司，1998 年），以及《一个月学习中医》系列丛书（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 年）等，这都是在我们重视中医中药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三者并举的产物。近年来，我们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郑利强先生合作，在编著出版的

《黄帝内经话养生》科普著作广受读者欢迎的同时，又根据国人广泛关注中医中药经典名著的市场需求，我们这个集医疗、教学、科研及科学普及于一体的优秀团队，分头编写了由多部中医经典理论组成的系列“全注全译”丛书，运用通俗易懂、简捷流畅的文笔，剥去古典医籍在广大民众眼里的神秘面纱，让更多的关心中医中药、热爱中医中药、需要了解中医中药的民众轻松地阅读这些经典名著，使中医中药经典名著伴随着中医药学科前进的步伐，在广大民众之中世代传扬和发展。

我们编撰的这套中医中药经典名著共有“全注全译《黄帝内经》”“全注全译《黄帝八十一难经》”“全注全译《神农本草经》”“全注全译《伤寒论》”“全注全译《金匱要略》”“全注全译《针灸甲乙经》”“全注全译《温病条辨》”七本。之所以选择这七本典籍进行“全注全译”，主要是基于其能涵盖中医药学的理、法、方、药和主要的临床知识。

“理”是指中医药学科的理论根基，是《内经》和《难经》相互羽翼，共同奠定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无论从中医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还是其认识人类生命规律的思维方法，自此便由然而确立。要使中医药学科得以普及，让广大民众能够明白中医中药之理，《内经》《难经》便是我们首先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其进行“全注全译”的。这也是此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法，法则，方法之谓也。“法”中虽然应当包括《内经》时代的医学思维方法，诊察疾病方法，但此处主要是指治病之法。在东汉张机撰著《伤寒杂病论》之后，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病之法便由此确定。通过对《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围绕 252 首方剂及其所治病证的实例，对原文达到“信”“达”“雅”的“全注全译”，让世人明白中医学是用什么方法治病及治病的思路是什么。

方，即方剂，是根据病情的需要将药物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几种不同药物组合在一起的剂型。《内经》将这种把多种药物组合在一起的法则称之为“君臣佐使”（《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前虽然有《五十二病方》，但该文献中的治病之药物很难符合《内经》制定的组方原则而称其为“方”，是东汉张机第一次践行了《内经》的组方原则，并以 252 首经典名方昭示后人，垂范历代如何组方。这些方剂至今仍作为研究方剂的典祖和范例。

药，顾名思义，即治病的药物。《神农本草经》是现代中药学的典祖，载药 365 种，有玉石、草木、禽兽、果、菜、谷米、有名无用七类。首次从理论上总结出了药物的四性五味、主治功效、七情合和，其中虽然未明言药物的升降浮沉，但在其记述药物主治功效中蕴涵有这一命题。毫无悬念地说，是《神农本草经》开创了中药学科

的发端和源头。虽然《神农本草经》义理并不深奥，但缘于古人以写实的方法记录了应用药物所治病证及其功效，因而文字蹇涩，不注不译，今人难以读懂，广大民众更会因其神秘而感到困惑，这便是我们全注全译本书的宗旨和出发点。

方和药物是用来治病的，理论和治法是指导人们如何将药物组成有效方剂而对临床所见各种病证施加干预，所以张机的《伤寒论》《金匱要略》以及清代吴塘的《温病条辨》是践行《内》《难》理论，运用《神农本草经》及其开创的中药学转载的诸种药物于临床治疗活动。《伤寒论》和《温病条辨》所论以外感诸病的辨证施治为务，《金匱要略》是则以内科诸疾和妇科病证为主。这三者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阐扬和发挥着《内》《难》及《神农本草经》所开创的中医中药学之宏伟业绩。这三种典籍，专业性强，义理深奥，中医中药专业人士习读尚且吃力，如果不注不译不使其通俗易懂，那将使其永远蒙上让广大民众难识其庐山真面目的神秘面纱，这就是我们要全注全译这三种典籍的动因。

西晋针灸学专家皇甫谧在整理和研究了《内经》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他自己在针灸学方面的研究成就，铸就了针灸学科的奠基之作——《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开创的针灸事业不但在中国这块热土上发扬光大，现在已经走向世界，在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中都有其踪迹，针灸以及由此延伸的推拿按摩这种古老而神奇的治疗和保健、康复方法，已经逐渐为全球广大民众认可和接受。只有让广大民众通过阅读通俗易懂的“全注全译《针灸甲乙经》”范本，就可对古老、神奇、有效的针灸治病方法予以认同和接受，这也是我们全力译注该书的主旨。

我们的“中医经典名著全注全译”团队虽然都是有数十年从事中医中药的教学、科研、医疗和科学普及工作经验的专家、教授，各分册的~~主编~~编都是有十多年甚至二三十年指导硕士生或博士生学习的有名导师；虽然他（她）们都曾主编、参编过多部国家级教材，都有自己的独著出版。但是，由于编著通俗易懂的中医经典名著全注全译本是一件非常严肃而又审慎的工作，要使全套七本中医经典名著的注译符合“信”“达”“雅”的最高境界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团队从选题、立题、注译到完稿，历时两年有余，迫于该项工程意义重大的压力，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一丝不苟，勤勤勉勉，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尽管如此，未尽人意之处肯定有之，敬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待再版时完善。

陕西中医学院 张登本

2009年10月27日谨识于古都咸阳

译注说明

三皇中的炎帝与农耕，炎帝称神农，神农与本草发生联系的时代久矣，这在西周、在先秦、在战国、在西汉之文献中均有记载。班固修《汉书》时，在其《艺文志·方技略》中并无著录。但三国时期东吴医生吴普著有《本草》专著，后世称为《吴普本草》，这恐怕是可检索到的最早“本草”类专著。《神农本草经》作为书名，首先出现在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中，后来张华著《博物志》时明确地说明其书援引了《神农经》的内容。据《博物志》所引《神农经》相关文献分析，他所引用的《神农经》即后来的《神农本草经》。至南朝梁齐陶弘景时，已有数个《神农本草经》版本流传，所载药物之数分别有 595 种，有 441 种，有 319 种的不同版本，于是陶弘景从中选定药物 365 味论其内容，又从《名医别录》中选用 365 味药及内容，运用他自己掌握的药理学知识予以注释，于是将这三部分资料合并而著成了承上启下并对历代本草著作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本草经集注》。陶弘景为了让后人能够从其著作中识别，于是他用“朱”“墨”二色分别标记《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两个不同资料源的古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后世能检阅到的《神农本草经》文献，其功归之于陶弘景及其《本草经集注》。这些十分珍贵的古代药物文献在后来的唐代苏敬《新修本草》中，仍用朱文标注。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后世多次修定的《重订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缘于镂版印刷而用“白文”标记《神农本草经》的原文。

自梁阮孝绪编著《七录》对《神农本草经》始有著录以后，《隋书》《唐书》均有记载，《宋书》不录，说明至宋代中后期，此书亡佚不存。据今人尚志钧考证，南宋王炎是第一位复辑《神农本草经》者，其辑录本名曰《本草正经》，现仅存“序”文

于《双溪文集》中。明代卢复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间，在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成书之后再次予以辑录。清代孙星衍、孙冯翼合辑了水平较高，并援引相关文献予以考据的《神农本草经》。后来顾观光、黄奭、王闿运、姜国伊等亦有复辑本问世刊行。日本国有狩谷望之志和森立之辑录的《神农本草经》问世。自宋代王炎至清末姜国伊及两位日本学者，共有九本《神农本草经》复辑本，各本之间大同小异，辑本正文内容的资料来源均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证类本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于1955年由商务印书局予以刊行。

近几十年来，对《神农本草经》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其中1981年由皖南医学院科研处刊印的研究本草著名专家尚志钧校点的《神农本草经校点》本，有1991年由北京的学苑出版社刊行的杨鹏举的《神农本草校注》本，此两本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尚志钧的校点本，不但对《神农本草经》相关问题有深刻的研究，而且对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以及包括《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齐民要术》《博物志》《初学记》以及《本草纲目》等多种古文献转载《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予以校点，以己之见，尚氏之校点本是前无古人的最为优胜者。

2006年8月，因参加由钱超尘、李经纬两位学者主持的《中医大字典》之编写工作，在工作中反复阅检了孙星衍、孙冯翼合辑的《神农本草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及《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衍义》等十多种本草专著，当时就萌生了要校注译析《神农本草经》的念头，后因别事的干扰而未能践行。今年领受全注全译中医经典著作系列丛书的任务之后，使三年前的愿望得以付之于行动。

虽然《神农本草经》的部头不大，文辞亦不深奥，义理亦不艰涩，但对于我等来说，也算是涉入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书中所涉药物并不陌生，但从医45年来，尤其是从医从教从文献研究以来，对于本草古文献虽然在编著《王焘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1月版）时有所涉及，但所涉者不深、不精，也不系统，可以用一字概之曰“浅”。因此打算利用此次《神农本草经》全注全译之机，能够对本草领域知识的认识有一次向纵深有所延伸和获得。为了满足这套全注全译经典著作的主旨，达到以通俗易懂和“信、达、雅”的面目呈送奉献于读者，此书的工作原则是“注释为主，校勘为从”，使“读者看懂”，从而使高等院校在完成培育人才、科学研究任务的基础上，真真正正地将科学普及这个第三大任务付之于行动并得到落实。本次《神农本草经》全注全译的工作底本是以我曾反复检阅的二孙合辑本为底本，同时还参考了尚志钧校点本，以及杨鹏举校注时所用的顾观光本。

本书的具体做法如下：

1. 为了使读者检阅方便，对相同内容的注释，只有随见随注，不作“另见”处理。

2. 凡病证名称的注释，简要地指出其主要病机和主要症状特征，遵循《中医大辞典》对病证诠释的标准，不做繁琐的考据。

3. 凡生僻字，一律在字或词后用汉语拼音加同音汉字的方法处理。

4. 凡书中 365 味药的注释，均按今人《中药学》的表述方法予以注释，以便于读者古今对照学习和考察。

5. 凡目录与正文中的药物名称不一致时，则根据正文内容，参考现代中药学中规范用字而予以迳改，不出注。

6. 底本中使用的繁体字、异体字，一律规范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

7. 明显属于因形致误，因传抄致误，因读音相近或相同而致误者，结合上下文意和相关校本径改而不出注。如“栝”“括”、“衍”“御”、“薇”“微”、“饥”“肌”等。

8. 凡不校不注难以明白而影响文意和读者阅检者，则必须出校、出注。

9. 全书标点的处理，主要以文意而定。同时也参阅了尚志钧的校点本处理。

之所以确定“注释为主”的工作原则，完全是根据《神农本草经》自身文字表述特征决定的。该书文字古朴，用语简要。加之本草类著作的行文特点，其主治功效中所涉及者应当为病名、证名，或症状名。病名与症状名在中医学范畴中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更何况相当一部分病名是以主症命名的。而证名与病机名也是不能截然区分的，因为证名往往以该证核心病机确定。加之古人行文古朴且以写实为主，绝少有修饰，因此其“语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更加凸显“注释”的重要地位。因此“全注全译”对于《神农本草经》而言，“全注”是核心，也是我们花费心力最多之处。但是在“校注”的注释中又有以下几个特殊的术语需要首先予以说明的。

(1) 关于“寒热”的注释和语译。“寒热”之义有五：一是指恶寒和发热症状；二是指外感病的别称，因为外感病初期表证阶段多有恶寒发热症状，如桑叶“主寒热，出汗”等；三指疟疾（《素问》的《疟论》和《刺疟》）病，因为疟疾是以寒热往来，发作定时为特征；四是指引起瘰疬的病因（《灵枢·寒热病》）。五指寒热邪气及其所致病证。原文中的多数情况如此，故多译为“寒热病”是合理的，如紫苑主“胸中寒热、结气”，枳实“除寒热结”等。所以，在一般语境中只能译为“寒热病”而不能译为“发热怕冷”。只有“寒热”上下文承接“伤寒”“疟疾”或“瘰疬”时才能按“恶寒发热”或“发热怕冷”的症状语译。

(2) 关于“风湿痹”“风寒痹”“风寒湿痹”的注释和语译。据“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之意,凡文中称“风湿痹”“风寒痹”“风寒湿痹”时,“痹”前皆为致痹的病因,称“风寒”,称“风湿”,均为致痹的“风寒湿”邪气之省略语。但是对“风痹”“寒痹”“湿痹”则作三种不同类型之痹证的专用术语,故分别予以注释和语译。

(3) 关于“上气”“下气”的注释和语译。在《神农本草经》中,对“上气”“下气”的注、译要视情况而定,若在“主”治等涉及药物主治病证时,“上气”多指肺气不降而上逆病机所致的咳喘气壅,呼吸困难(主要表现为吸气性呼吸困难)的症状,故多与“咳”“喘”相接续。如石钟乳“治咳逆上气”,五味子“咳逆上气”等,此类情况居多。如若在“久服”语之后出现,此之“上气”则可能为“使气上行”,“升提”“气逆于上”等药物产生的功效或者副作用。

“下气”,若在药物“主”治文下,“下气”是指陷机下陷病机和由此引起的气陷证。若不在“主”治功用文下,而在“主”治的语气明显变化后出现“下气”,那有可能是指该药有“降气”“使气下行”之功效或者副作用。如铅丹“除热,下气”,蜀椒“下气”,梅实“下气”,旋复花“补中,下气”等即是其例。

(4) 关于“无子”的注释和语译。《神农本草经》中的“无子”有两种情况:一是治疗“无子”(不育不孕证)如乌贼鱼骨“治女子……无子”者是;二是有绝育(使人不孕不育)作用,如蜚蠊“内(音义同‘纳’,纳入阴道)塞无子”即是其例。

(5) 关于“洗洗”“洒洒”的注释和语译。“洗洗”“洒洒”均读“xiǎn xiǎn 先先”,寒栗貌,指病人因寒而颤栗。如白薇治“温疟洗洗”,廕虫治“寒热洗洗”,牡蛎主“温疟洒洒”等。

(6) 关于“蛊毒”的注释和语译。“蛊毒”术语出现频率很高,其义有二:一是病名。据《诸病源候论》将此病又分为蛊毒候、蛊吐血候、蛊下血候等。其症状复杂,变化不一,病情较重,预后凶险。由此所致的病证即为“蛊毒”病,如白兔藿主“蛊毒”等即是。如恙虫病、血吸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中毒性痢疾等。二指毒虫的毒。文献记载,古代有人专门饲养多种毒虫,毒虫相互啮食,留下的最后的毒虫其毒性最强,此虫之毒即为“蛊毒”。书中以前者为主,故多以病名注释和语译的。如果“蛊毒”前有“杀”“去”“除”等动词时,此时则是指对人体有害的虫毒,如紫苑“去蛊毒”、羚羊角“辟蛊毒”等。

(7) 关于“辟鬼”“杀精怪”的注释和语译。限于历史条件,一是鉴于神灵鬼怪主宰万物的世界观之文化背景,二是限于古人认知水平,常将能引起病状怪异,精

神、意识异常，出现种种幻觉表现的不明致病原因，皆以“精怪鬼魅”概之，于是能治疗此类病因的药物之功能，皆冠之以“杀精怪”“除鬼魅”“辟恶鬼不祥”等。如羖羊角“辟恶鬼虎狼”，木香辟“温鬼”。但是菘蓂子，多食使人“见鬼”则是该药出现幻觉的毒性反应而非迷信。

(8) 关于“阴衰”“伤阴”“起阴”“强阴”“长阴”以及“阴气伤”的注释和语译。《神农本草经》药物主治病证和功效中，“阴”多指阴器，在女子则指外阴、阴道，男子则指阴茎。如葛根“起阴气”(此‘气’通‘器’)，蓬蘽“长阴令坚”，羚(孙衍星合辑本作‘零’)羊角“起阴”，白马茎治“阴不起”，石南草治“内伤阴衰”等等。至于“阴蚀”“阴疮”“阴痛”“阴中寒”“阴痿”等明显的、人所共知的专指外阴之病者，注译无碍。但也有“长阴”“益阴”则指营养、补益人身之阴精者，如薏根“益阴精”，赤箭“长阴”，石斛使“阴强”等即是其例。

(9) 关于“乳难”及“子脏”“子宫”的注释和语译。“子脏”即子宫，是《神农本草经》第一次启用这一术语。子，生育之古称，故称女子胞为女性生育胎儿之脏。中医学的正统称谓为“女子胞”。“乳难”是指难产而非乳房病，如紫石英治“女子风寒在子宫”，滑石治“女子乳难”，泽泻治“乳难”，槐实治妇人“子脏急痛”等。

在校注行文中的标点符号，凡药物之别名之间均用顿号处理，药物的性、味，以及诸功效和主治病证之间，均用逗号处理。因为主治的病证名称中，有的是病名，有的是证候名，有的是病机名。原文中的标点符号，随文意而定。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病证、别称均用逗号而不用顿号。语气变化时用句号不用分号。此外，少数药物的原文有子实、花、叶、根主治分论的内容，为了使读者很明晰的阅读，因此视内容而对原文分段处理，语译亦然。

为了便于读者翻检查阅，于是对“目录”和正文中的药名增添了序号，上、中、下三品 365 味药的序号以次顺延。正文之前，载以“《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正文之后，附以“中药名笔画索引”。

全注全译《神农本草经》的工作底本和考校本及其简称予以说明：

底本是尚志钧校点的清代孙星衍、孙冯翼二孙合辑本，即《神农本草经校点》(简称“尚氏校点本”)，由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1981 年刊印。底本之二是杨鹏举校注的清代顾观光辑录本，即《神农本草经校注》(简称“杨注本”)，由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主要参校本有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简称《集注》)，由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出版。有明代缪希雍著，郑金生校注的《神农本草经疏》，北京的中国古

籍出版社 1998 年出版。有宋代唐慎微著，反经多次修订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年影印本。有明代李时珍著，刘衡如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本草纲目》。

本书是我等第一次对《神农本草经》进行的浅层次研究，所以在全注全译的同时，对其相关知识也进行了一次较深刻的认识和探求，但限于我等对本草知识的学力不济和认识水平肤浅，所以在对《神农本草经》有关研究内容的撰写时，有关资料汲取并摘引了尚志钧先生的点校书稿。杨鹏举先生的校注本之“按语”内容颇有见地和特色，本着“兼收并蓄”和“拿来主义”的做法，相机摘引部分内容而未标记。因此本书若要算作“成果”的话，那么其中也浸润着尚、杨两位先生的汗水和心血，在此一并予以说明和致谢。

陕西中医学院 张登本

2009 年 7 月 谨识于古都咸阳

《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基础，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一、《神农本草经》名义及其由来

《神农本草经》历来又被简称为《本草经》，之所以将其冠以“神农”，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始能人说”（《淮南子·修务训》）。显然，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文化背景使然。对于该书而言，托名“神农”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

据现存史料记载，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神农”就是明证，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穡。《孟子·滕文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有关“神农”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 20 篇之多，并认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神农身亲耕，妻亲绩”。班固对此补注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里不但将“神农”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还论

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神农”的理由。

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神农”挂钩的理由之一。加之人类为了生存，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食两用的，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因此，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上古时代，“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四库备要·子部·新语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润，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库备要·子部·淮南子·修务训》，中华书局，1955年）。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明确地指出，“神农，以赭鞭（鞭通‘辨’）草本，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史记·补三皇本纪》）之后，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因而汉晋以降，人们将转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汉晋以后乃至今日，医药界之所以将转载治病疗伤的药物知识著作命名为“本草”，五代时期韩保升虽然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蜀本草》序）的解释，此解虽然不乏道理，但未畅明其旨，未能洞彻为何要用“本”字冠“草”的理由。复习古代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这样认为：一是“本草”一辞在汉代已是政府的官方用语，并将专司“本草”的官职称为“本草待诏”（《汉书》的《平帝纪》《郊祀志》《游侠传》等）。二是汉代已将“本草”作为书名（《汉书·楼护传》），而且楼护还阅读过书名为“本草”的文献，这在当时其他医学文献中已将“本草”作为医用药物的专用词。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序》就有“本草石之寒温”之语即是例证。三是因神农开创农耕以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靠、稳定的饮食和药食两用的原料来源，无论是天然野生或者人工经过驯化栽培的植物，均是民众用以果腹乃至治病除疾之根本，因而以“本”字冠“草”。可见，“本草”作为药物专著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其意义深远。

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根据目前能检阅到的文献,《神农本草经》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认为其成书于汉代的理由是充分的,不过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时间稍晚。因为,一是三国东吴名医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这应当是从文献名录考据中为最早专载本草的著作了。若据《汉书·游侠传》中记述楼护在长安贵族亲戚家“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的文献史料可知,汉代已有“本草”专著,而且早于三国医家的《吴普本草》,说明《吴普本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

二是西晋文学家张华(232~300年)撰著的《博物志》将《神农经》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张华参阅的《神农经》与《神农本草经》有何关系?是否就是《神农本草经》的简称?只要我们运用比较学的目光审视《博物志》引用《神农经》的内容就可看出端倪。如《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的内容云:“《神农经》曰……上药养命,为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鬪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当其药应止痛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尤人。”“药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钩吻。卢氏曰:阴也,黄精不相连,根、苗独生者也。二曰鸱,状如雌鸡,生三川。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生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雀,墨头赤喙。六曰螭蛭,生海中,雄曰蛭,雌曰螭也。”“药毒有五物:一曰狼毒,占蜥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藜芦,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斑茅,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至于《神农经》是否与《山海经》同代,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评价,虽然不能断定这些内容就一定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所载,但可以肯定《神农经》和《神农本草经》是内容十分相近,都是记载药物学知识的古代文献,都是梁齐陶弘景、初唐苏敬、宋代唐慎微编撰本草的文献史料和依据。

三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不曾著录《神农本草经》,但决不能否认班固未检阅有关本草类文献的史实。其一,《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将所著录的文献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而且“经方类”的小序内容正是对西汉时期“本草”内容的介绍,“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通‘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此序文不但运用了“本草”之